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臣傳卷九

宋 王當 撰

僖公

魯展禽 柳下惠

展禽名獲展無駭之後也食采于柳下謚曰惠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臧文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乃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

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矣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

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孟子所謂聖之和是也

周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也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卒敗于殽宣公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公閱者周冢宰也與滿同時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

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閔與王孫蘇爭政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晉荀林父

荀林父字伯晉卿也是為中行桓子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襄

公肉袒牽羊以迎請命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六月晉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逐之左右角之楚人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趙旃怒失楚之致師者遂請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

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桓子不知所為
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故書曰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
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十四年夏
晉師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
先是赤狄伐晉及清十五年六月林父賂赤狄滅潞以

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子庚嗣是曰宣子

晉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也為太傅三十三年晉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紓之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温改

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髙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合而後行離則有

釁令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是以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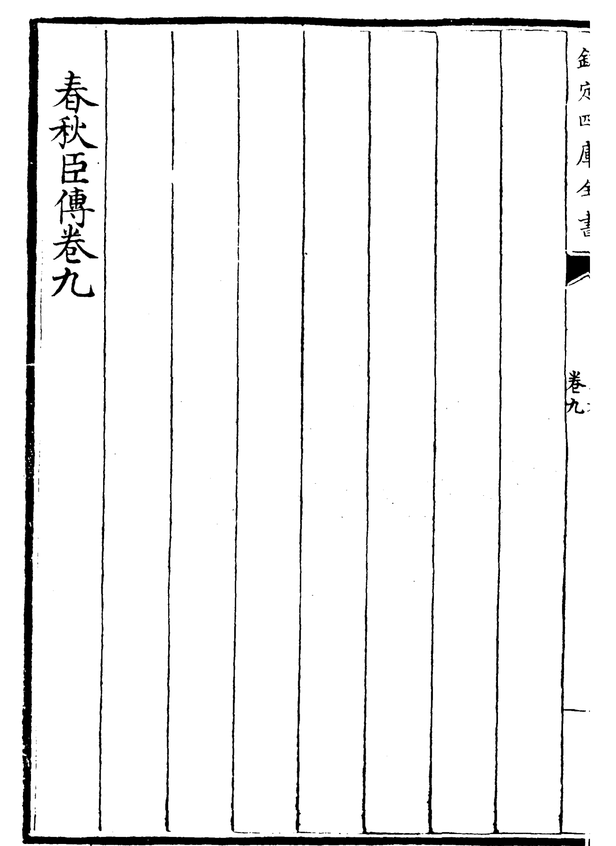
魯公孫敖

公孫敖魯卿也是為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也故曰孟孫氏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文八年冬如周弔

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為孟文子文公欲弛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寛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禄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寛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禄與車

服而違署唯里人所命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盖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賛曰栁下恵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責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足以知其賢也若衆人則固不足責矣王孫滿譏虛發於奸齒從容片言杜問鼎之謀賢矣哉冢宰職謹四海而周公閲爭權嚚訟下取决於諸侯之卿周室其卑矣處父以下干上亦足以殺其軀也


春秋臣傳卷九

春秋臣傳卷十

宋 王當 撰

文公

晉范武子 士會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蔿之孫士蔿生成伯成伯生武鈌武鈌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為氏及食邑於隨故名字謚著隨後受范更曰范氏文公七年趙宣子背先蔑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文十二年河曲之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乃

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為劉氏靈公之殺宰夫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若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頼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卒不改宣三年晉成公伐鄭及郔鄭及晉平會入盟十二年楚圍鄭晉人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㬋子曰不可晉師終敗于邲十六年春會師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十七年武子請老郤獻子為政宋之盟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燮魴燮有傳魴是為彘季悼公以為卿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

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鼎季平其宗初叔向告趙文子曰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可而退孔子亦謂子貢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諫則進而用之不諫則行而退蓋武子之行也

晉韓獻子

韓獻子名厥晉卿也韓萬之玄孫子與之子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乘車干行獻

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晉國者非汝而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悅從之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欒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攻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

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十八年悼公即位冬楚伐宋華元告急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救宋楚子遂還襄公七年十月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

宣子朝獻子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雖老晉之大政從洛焉立趙文子厥之力也無忌卒子襄嗣為公族大夫

魯季文子

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也季友之孫是為季孫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文子告于晉齊懿公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莒紀公生太
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
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
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爵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昬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皡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

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敗齊師于鞌齊人歸

我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景公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六年二月文子以牽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齊侯敗于牽而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懐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懐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偶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晋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鄢陵之戰公出于壞

隤晉侯不見公將執公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懼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九月晉人執文子于苕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乃許魯平赦季孫襄五年十二月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有傳

晉解揚

解揚晉大夫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莊王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祖叔牙是曰僖叔桓公之子叔

牙賜酖死季友立其後為叔孫氏也元年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得臣如周拜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假樂十一年鄋瞞伐我冬十月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兄弟三人泆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富善射射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鄋瞞長狄之種防風氏之後宣五年

卒子僑如嗣有傳

晉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狐偃之子也食於賈亦曰賈季文公之出賈佗從焉文公以長事之為太師文六年初晉侯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乃使盾將中軍以射姑佐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乃使殺陽處父遂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

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捍之送致諸境文七年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

可畏

晉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是曰趙宣子文公六年為中軍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十四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云云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云云敗秦師于令狐宣二年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與士季見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諫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晋侯飲盾酒伏甲士將攻之其右
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
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
宮中甲鼓而起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
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

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九月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宋華元

華元宋卿也太宰華督之曽孫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元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宋城元為植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成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鄭公子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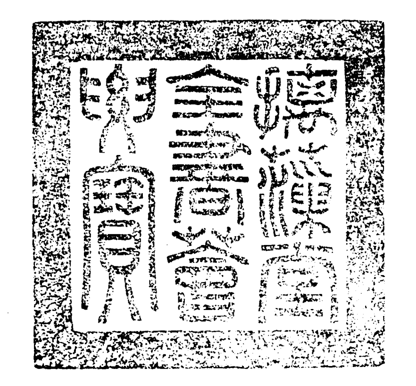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大夫也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

武無能違也

贊曰春秋之臣若范武子之德吾無閒然矣其事上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遇明主其功烈豈止如是而已哉韓獻子之忠正亦亞也忠故不狥私正故不能陷以非義是所以善始善終為國之老而咨正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私積可謂賢矣解揚受命不為利回不為威屈古之闕使也名以制義也晉侯克敵而名其子曰仇曰成師叔孫獲敵而名其子曰僑

曰虺亦足以兆亂也共仲之亂季友出疆而歸討賊春秋美之趙盾往而不反反而不為正卿則已矣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趙穿之事盾不無憾焉不然胡為莫敢誰何也春秋别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葢原情得之矣

春秋臣傳卷十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六十五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一

宋 王當 撰

宣公

魯孟獻子

孟獻子孟文伯之子仲孫蔑也為魯卿九年春天王使來徵聘夏蔑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會楚于宋襄三年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五年宋向戍來聘見獻子之室尤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晋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間獻子善觀人郤錡來聘將事不敬
知其必亡鄭子耳一歲三用師知其必有災既而悉如
其言子它是為子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
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
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未聞以妾與馬
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食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楚孫叔敖

孫叔敖楚令尹蔿艾獵也父曰蔿賈叔敖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人聞之皆喻其仁也虞丘子薦之以

自代少馬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言於王曰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公平未治而人信之十一年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十二年楚子圍鄭既及鄭平晋人救鄭楚子北師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晋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兹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為無謀矣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魏錡趙旃怒楚師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楚人望其塵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叔敖為令尹施教道民上下和合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敖言於王曰前日更幣令市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楚俗好庳車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更之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教閭里盡高其梱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時有優孟者敖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

掌談語歲餘象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國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後十世不絶

楚申叔時

申叔時楚之申大夫也夏徵舒之母曰夏姬陳靈公通

之徵舒弒靈公十一年冬楚子伐之因縣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

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楚子圍宋不克將去之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請成楚共王將北師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楚子救之過申子反入見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果敗于鄢陵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鄭子良 去疾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為鄭卿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與己蘭曰予為伯儵予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命之曰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孔亡子羽不為卿子

罕子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子游是為七穆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十年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伐卒子子耳嗣襄十年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

之三士乎十月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殺子駟子國子耳

衛孫良夫桓子

孫良夫衛卿也是為孫桓子成二年衛侵齊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晋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晋不得為次國晋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衛禮也

楚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之弟也為左令尹成二年晋伐齊楚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徳以及遠方莫如恵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師于蜀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嬰齊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晋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

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乎是行也晋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楚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司馬也楚子之圍宋也華元夜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告於莊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乃許之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王使謂子反曰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贊曰孟獻子忠足以事君辭足以應敵智足以慮事從容蹈禮終始無闕孟子稱其有友五人信矣三桓之後孟氏多賢豈非習獻子之禮邪申叔時一言而復陳國仁人之言哉然莊王亦賢矣子反知謀之而不能用宜其取敗若申叔者所謂古之謀人也子良辭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子重子反以貪𢯱尤而滅其族豈怒以沮亂者乎適足召雠敵也

春秋臣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六十六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二

宋 王當 撰

宣公二

周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也八年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

野無奧草有優無匱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師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犯先王之令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李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廪人獻餼司

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賔入如歸是以小大莫不懐愛其貴國之賔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承王命以為過賔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其能乆乎十年陳侯殺於夏氏楚子入陳成公二年晋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士莊伯不能對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見單襄公與之語且曰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以

吾觀之不可久也明年郤至果死難十七年柯陵之盟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魯成公見襄公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後悉如其言卒子頃公嗣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

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才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

是為悼公頃公卒子靖公嗣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語説昊天有成命叔向曰異哉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

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寛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寛終於固和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必當之矣襄王十年靖公為王卿士以相王室曽孫穆公有傳

周劉康公　荀伯

劉康公周定王之季子也食菜于劉宣公十年康公來報聘晋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十一年晋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康公訟諸晋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

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三
年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
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
月成肅公卒于瑕劉氏世為王卿士其後獻公文公闕

于王室

晉士貞子

士貞子名渥濁字伯晉大夫也邲之役晉師歸中行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

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説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問於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悼公即位士伯為太傅子弱嗣

晉郤克

郤克字伯郤缺之子也為晉卿是為郤獻子宣十七年

春景公使克徵會于齊季孫行父禿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歸請伐齊范武子將老聞之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予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

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將中軍遂伐齊師陳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楚潘黨

潘黨字叔黨楚大夫潘尫之子也邲之戰晉敗黨曰君

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

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鄢陵之役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屈巫

屈巫字子靈楚申邑大夫也是曰申公巫臣成八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宣十二年莊公伐蕭蕭

潰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乎子反乃止巫臣遂娶夏姬以奔晉子反怨之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吴晉侯許之吴子壽夢說之乃通吴于

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晉欒書

欒書晉卿也字伯是曰欒武子父曰盾成六年楚伐鄭書救之晉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或謂

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從之果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九年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明年復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乃歸鄭伯

賛曰單襄公知識明悟將之以文有王臣之體焉雖才

不見於用而世有賢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單氏之謂乎士貞子明荀伯之賢身受其賞奕世載德薦賢之有後也明矣郤克不忍一笑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遷怒之為患如此三郤滅宗未必非隂禍也甚哉巫臣之罔也諫納夏姬若正也反將以濟其邪自知其非而躬蹈覆轍其罔乃所以自罔也

春秋臣傳卷十二

春秋臣傳卷十三

宋 王當 撰

宣公三

晉知武子

知武子晉卿也名罃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罃而因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以求罃楚人許之王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云云宋公饗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晉伯宗

伯宗晉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晉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玆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晋侯從之遂滅潞殺酆舒

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

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犂于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子州犁有傳

魯臧宣叔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犂

伯州犂晉大夫伯宗之子也成十五年奔楚為太宰襄

二十六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州犂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戌請弭兵楚人東甲州犂曰合諸侯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昭元年公子圍弒王殺州犂于郟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養叔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吕錡射共

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晋師乃止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由基為宫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昭公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徳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於是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晋趙同

趙同趙盾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摶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户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

贊曰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可以優天下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昏君亂卿之閒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犂智而不知正養叔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六十八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四

宋 王當 撰

成公一

晉范文子

范文子名燮范武子之子也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鞌之戰士燮佐上軍代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内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内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范匄趨進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子匄嗣

晉郤至

郤至字季子晉夫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為郤昭子食於溫又曰溫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十七年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乃告公先

去三郤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壬午長魚矯殺郤至尸之於朝

楚鍾儀

鍾儀楚鄖大夫也楚伐鄭鄭囚鍾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修好

齊鮑國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子夫人孟子愬牽公刖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

之文子諫乃執陽虎文子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賔媚人也為齊卿是為國武子鞌之戰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
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
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今吾子
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
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
云從也晋人許之十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穀叛齊侯
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僑如通於穆姜奔齊又通於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文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之盟于丘宮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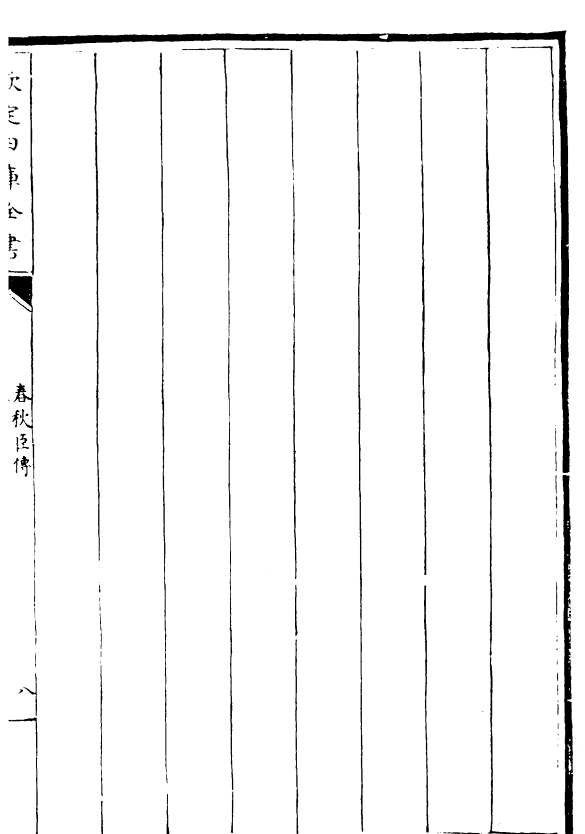
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冡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林父以戚如晋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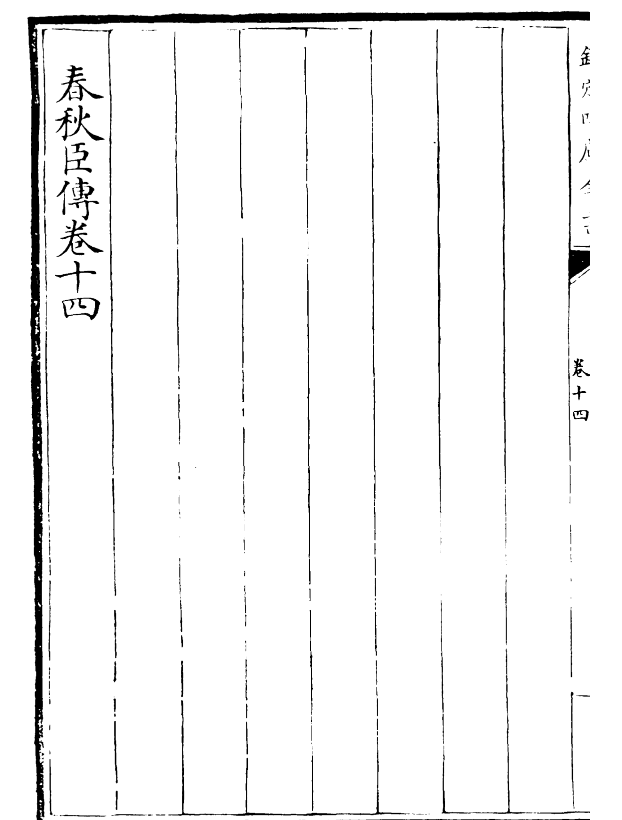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甯殖孫林父出獻公及甯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吴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嚴事之與周老子齊晏平仲鄭子産皆嘗稱之曰外寛而内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人以善自終此盖蘧伯玉之行也夫

賛曰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

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厲公之驕虐邪鄢陵之勝熒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欒書直以為糞土矣武子之德不泯哉郤至佗佗輕勇雖暗於防患至戎馬之間有可觀者焉不幸構於欒書死非其罪猶不忘恭哀哉欒書緝緝以覆郤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耄期不倦賔媚人末路荒迷可以觀所守矣僑如無往不淫林父終始悖繆死亡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也





春秋臣傳卷十四